

知安

Zhi An

娓娓 · 著

在女性的青春身体美貌都可以用真金白银分零买走的今天
谨以此书献给依然执着地寻找真爱的女人。





知安

Zhi An

妮妮·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安/娓娓著.-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5104-0577-8

I. 知… II. 娓娓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1946 号

知 安

策 划: 青豆书坊

作 者: 娓娓

责任编辑: 余守斌 熊文霞

特约编辑: 曹锦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+86 (10) 6899 5424 +86 (10) 6832 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+86 (10) 6899 5968 +86 (10) 6832 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 6306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165 千字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577-8

定 价: 25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人物关系表

丁知安	中学数学教师，后改行做心理咨询师
陈秋来	知安的前夫，后与王力结婚
王 力	知安原来的同事，后与陈秋来结婚
肖 琪	知安的闺蜜，后俩人合办心理辅导所
唐成兵	知安车祸后的主治大夫，后成为其朋友与爱人
段志勇	大学教授，知安的心理学启蒙老师
丁知远	知安的同胞哥哥
李 静	知远的妻子
丁 丁	知远和李静的孩子
古 秘	某合资银行的行长，肖琪的同居伙伴
叶沁沁	某杂志社编辑，离婚后与古秘逃亡
周 杰	某银行职员，叶沁沁的丈夫
陈春跳	陈秋来的妹妹

沈小燕	心之门心灵关怀机构负责人
卫星月	心理医生，段志勇的前妻
雷 红	段志勇的第二任妻子
刘 泉	丁丁的班主任，与叶沁沁有过关系
王卫国	王力的继父，陈秋来的生父
刘长江	王力的前夫
刘芳菲	王力和刘长江的女儿
王 梓	王力和陈秋来的儿子
蒋老师	刘长江的母亲
李 春	单身驿站的会员
董 聪	知安曾经的相亲对象
杨 阳	心之门的实习生，知安的下属
刘茵茵	心之门的实习生，知安的下属
小 刘	心之门的司机
乔 乔	丁丁的同学
宋阿姨	乔乔的保姆



人物关系表 / 001

第 1 章 童话婚姻灰飞烟灭 / 001

第 2 章 单身者都是兄弟姐妹 / 033

第 3 章 寂寞身体互相取暖 / 063

第 4 章 没有爱情还有感情 / 083

第 5 章 被欲望囚禁之后 / 105

第 6 章 录音器里的秘密 / 129

第 7 章 华丽泡沫成垃圾 / 149

第 8 章 美女帅哥按摩机 / 175

第 9 章 男人总是自以为是 / 195

第 10 章 “的哥”讲的鬼故事 / 213

第 11 章 浪迹天涯无关浪漫 / 231

第 12 章 笨男人和傻女人 / 251

后记 自我救赎

——情感突围的唯一途径 / 270



第1章

童话婚姻灰飞烟灭





1

走出小区大门，丁知安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天。淡灰色的云一团一团像厚厚的旧棉被，在缓缓地移动；太阳在它的后面努力挣扎，偶尔能露一点额头中心的印堂出来，惊艳地亮一下。

从龙湖转盘经观音桥大桥到渝中区长滨路婚姻登记处，平时也就差不多 15 分钟的车程，今天却堵得厉害，过了半小时，出租车还堵在牛角沱。丁知安往右歪着颈子，把头压低后往上抬眼，视线才吃力地伸到了车窗外。又看到了天，云变成了青紫色，旧棉被变成了棉毯，一层一层地叠着，太阳的脸躲藏在棉毯背后，半遮半露，欲说还休。

知安有记忆以来，父亲几乎每天早晨都会说一句：“出门看天，办事不天。”第二个“天”在重庆话里是天棒，不知天高地厚、荒谬的意思。知安小时候，觉得父亲像祥林嫂一样啰嗦、爱叨唠。天，尤其是重庆的天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春夏秋冬，都多是灰蒙蒙、雾茫茫的，难得有青亮亮、蓝湛湛的时候。倒是长大了，才慢慢体会到父亲说的意思。经常看

天，看天的宽阔、云的变幻，心胸就不容易狭窄呆滞。父亲刚去世那会，知安经常感觉背后有寒风掠过，心慌慌的，只有抬头看天的时候，心才会稍稍变得安稳。那段时间的夜晚，重庆总是繁星满天，知安晚上睡不着，就跑到阳台上看天，心里想着，那些星星里面，一定有一双是父亲的眼睛。

车又爬行了10分钟。终于，远远地，她看了珊瑚公园的大门，看到大门边的一个黑影。车一点点地靠近，那个黑影一点点地变大，是一身黑衣又把头缩在衣领里的陈秋来。

他们对望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径直走进珊瑚公园。陈秋来在前，丁知安在后，隔着一两步的距离，她已经没法和他像原来那样走路。以往走路，只有他们俩的时候，她总是习惯和他挨得很近，像调皮的孩子那样，想牵手牵手，想挽胳膊挽胳膊。事实上，她挽不了他的胳膊，他身高1米83，她不足1米60，又从不穿高跟鞋，踮着脚也顶多齐他的肩头，她所谓的挽胳膊就是挽着他手腕上面的小臂。那时，他看她必须低头，低头时眼睛里自然就多了温柔和怜爱；她看他则必须抬头，抬头时眼睛里自然就平添了敬仰和依恋。他们俩都很享受这种身高差距带来的别样感觉。

不仅仅是身高差距，尽管生理年龄两人只相差3岁，但心理年龄却悬殊甚大。秋来因生在农村，家境贫寒，懂事很早，堪称少年老成。知安出身城市，父亲坚持穷养儿、富养女的养育理念，竭尽全力为知安打造了一间温室，供她缓慢成长。秋来认为，正是这种差异让他们彼此深深吸引。他们在他们刚认识时，写过一首名《牵手》的小诗给知安：

你是涓涓小溪，纯洁无瑕，
我是滔滔江河，飞流直下，





我们一起奔向无边无涯的大海；
你是春天绿叶上晶莹的露珠，
我是夏天田野里饱满的汗珠，
我们共同成就秋天丰硕的果实。

知安清楚地记得，秋来最早是把这首小诗发在她的传呼机上的。那个时候，用汉显传呼的人不多，她这个是父亲刚从深圳出差带回来的时髦货。绝大多数人用传呼机，只是通知对方回电话。那天在学校，刚好是课间休息，她听到传呼机发出熟悉的蛐蛐声，拿起一看，被一长串汉字吓住了，赶紧打电话到传呼台。传呼小姐告诉她，这是一个叫陈秋来的先生专门为机主丁知安小姐写的诗，希望丁小姐喜欢。知安激动得一塌糊涂，傻傻地说：“我喜欢，谢谢他。”传呼小姐说：“对不起，陈先生不是我们的客户，他也没有留下电话号码，我们没有办法向他表达你的谢意。”

知安这才想起，上周末在王力家里见面的、那位高高帅帅的小伙子，叫陈秋来。她就想打电话找王力要他的电话号码，号都拨了一半，觉得还是当面去要好些，反正王力的政治教研室和她所在的数学教研室只隔了两间屋子。走到政治教研室门口，知安看见几个老师正在聊天，她没进去，就在门口向王力招了招手，王力看到后马上来到走廊。知安“呵呵”笑了两声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把你那个老乡陈秋来的电话给我吧！那天他要了我的，我忘了要他的，不知道怎么联系他。”“好啊，这鬼精灵小子用什么办法打动了我们丁知安小姐的芳心，居然要主动打电话给他了。”王力拍着知安的肩，打趣她。

知安羞红了脸，还是没把秋来写诗的事说出来。王力也

没再难为她，直接说了电话号码，末了还叮嘱知安：“虽然我和小陈是老乡，但你太单纯了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和他交往可得多长个心眼儿。他可不简单，读大一开始就在社会上混。他在重庆无亲无戚，大学毕业居然可以不回老家，留在重庆进那么好的单位。其实，把他介绍给你，我一直很犹豫，觉得你们真的不是一类人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也许你的单纯和他的精明可以互补呢！再次申明，我只是介绍你们认识，不能走到一起，你自己一定要仔细了解，认真考虑。”

媒人王力的叮嘱一点用也没有，知安很快就堕入了爱河，快得让她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
在别人眼中，知安属于特别规矩的女孩，文文静静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常常带着几分羞涩，又有几分清高，让人难以接近。知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，她比同龄的女孩子要晚熟得多，从幼儿园到高一，她和双胞胎哥哥知远一直是同班同学。有一个成绩好、表现好、几乎什么都超级棒的同胞哥哥像太阳一样罩着，她和同学之间反而就有了些距离，女同学除了死党肖琪，其他人基本上都不大和她亲近；男同学则觉得她是知远的小跟屁虫，完全忽略她的性别。高二分文理科，她和知远分开，感觉自己作为女生的生活才真正开始。但仿佛是眨眼间就到了高三，每个人都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忙得喘不过气，知安也不例外。

知安感觉不在哥哥知远的光影里还没多久，就懵懵懂懂地到了大学。数学系男女比例严重失衡，女生差不多是熊猫了。娇小玲珑、文静秀气的知安，从大一开始，就是男同学疯狂追逐的目标，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堆情书，她吓了一大跳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肖琪一上大学，就和一个师兄爱得





死去活来，也把知安吓坏了。知安想，校园里的爱情就是这样子？太可怕了，算了，我还是逃避的好。于是对那些来信，她不看不退，通通放进箱子里锁起来。到大三时，绝大多数追她的男生基本死了心，改到女生多的中文系投石问路去了。大四的时候，她才有点儿醒悟，和还在坚持给她写信的那个男生出去吃饭、看电影，但拒绝进一步发展。连一起长大的肖琪都笑知安：“你真的准备当老处女呀？”她却坚称：“我不喜欢随随便便和人上床，我觉得那样太对不起自己了。我只是希望能把自己当作一份珍贵的礼物，在合适的时候，送给合适的人。”肖琪摇摇头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傻安安，你是在谋杀花样年华，糟蹋大好青春。”

参加工作后，独来独往的知安更成了这所中学教职工里闲聊的话题，常被人在背后刻薄地议论。有时候，知安也觉得自己确实运气不佳。但父亲总是鼓励她，女人的幸福是等来的，不急，晚熟的苹果更甜。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，她想着父亲的话入睡。

在城郊的这所中学里，政治老师王力是知安唯一的朋友。知安第一天来学校报到，在学校门口的操场边，看到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在严厉地教孩子走路。那是一个3岁左右的女孩，大脑袋、大眼睛很可爱，不知为什么不大会走路，两只脚平行站着看起来是正常的，一只脚向前伸一点点，身体就会歪歪扭扭失去平衡，摇摇晃晃几下摔倒在地。知安路过时，孩子刚好摔倒在她身边，她弯下身想抱孩子起来，孩子妈妈在后面大声吼道：“别抱她，让她自己站起来。”看着孩子热切期盼的眼睛，知安实在不忍心把伸出的双手收回来。倒是孩子很懂事，在妈妈的喊声中，将手撑在地上，撅着屁股，缓

缓爬了起来。就这样，知安和王力认识了。

知安没住在学校，遇到上下午都有课的时候，中午她就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休息。王力知道了，就热情邀请她去家里休息。她老公在市里工作，周末才回家，平时家里只有她和女儿。王力身上散发的坚强、朴实、干练气息，有些吸引知安。知安偶尔就会去王力家里坐坐，不是休息，是去陪孩子。知安了解到，王力的女儿出生时脑部受伤，和正常孩子有些差距。她有些心疼这个小女孩，每次去都会给她带点儿小礼物，给她讲故事，陪她玩。小女孩还不会说话，但她明白知安对她的怜爱，和知安特别亲，知安一出现在家里，她就伸出圆圆胖胖的小手，直往知安身上扑，嘴里也会发出高兴的叫声。知安离开时，她眼睛里都是无尽的依恋与不舍。

那个周末的下午，王力打电话叫知安去家里作客。知安当时刚收拾完厨房，父亲吃过午餐正在午睡，闲着无事，便答应了。去了才知道，王力还邀请了她的老乡陈秋来。晚饭后，王力让陈秋来送知安回城。一路上，陈秋来不停地和知安说话，知安听着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。陈秋来好奇地问：“你当老师的，怎么能如此寡言少语？”“老师是指在讲台上说话，而不是其他地方。”知安为自己作了一个解释，没料到陈秋来笑弯了腰，捂着肚子说：“丁老师，你的冷幽默可真厉害。”知安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幽默感，也是第一次听人说自己冷幽默。但看到陈秋来为自己的一句话笑得如此开心，也有些开心。她想，如此开朗爱笑的人，应该是一个好相处的乐观主义者。道别的时候，他要她的联系方式，她就爽快地把自己的传呼号告诉了他。





2

如今回忆起六年前的这一幕，真是太荒唐、太具有讽刺意味了。江河可以汇入大海，与小溪无关；汗珠可以成就果实，和露珠无关。

知安摇摇头，至少此刻，她必须把有关过往的记忆赶走，打起全部的精神，去领那本绿色的离婚证。

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了。第一次是两周前，来交离婚有关的材料，当时以为马上就可以领到离婚证的，但工作人员说必须两周后才能领证。这两周是给婚姻最后的治疗时间，如果两周后不来领证，就等于宣布放弃离婚，也等于婚姻暂时获救了。今后仍要离婚，再继续走这个程序。“是有点儿麻烦，但好处是可以制止冲动离婚。而真正想离婚的人，是不怕这点儿麻烦的。我倒是真心希望你们怕麻烦，两周后不来找我了。”那是一位神色疲惫的中年女士，非常具有职业素养，这番话每天不知要重复多少次，但她眼里透出的光却是那么真诚温暖，一点没有职业化的漠然。

进公园大门左拐，穿过一片小树林，就是重庆市渝中区婚姻登记处。婚姻登记有两种功能，登记结婚和登记离婚。陈秋来，丁知安，一对灰头土脸的男女，谁都看得出他们是来离婚的。婚姻登记处有一溜办公室，走进大门口，他们刚停下脚步，就有工作人员冲他们说：“楼上，右拐第一间。”陈秋来噙声噙气地问道：“知道，上周来过。我们今天是来领证，也是上周那里吗？”“右拐第二间，先填表，交费，再

领证。”

楼梯拐角处有一面镜子，走在前面的陈秋来在镜子前停下，对着镜子拉了拉衣领。这个熟悉的动作像一把钥匙，一下就把知安锁上的心门打开了，她的鼻头一酸，眼睛立即就湿了。刚才在车上，她还反复叮嘱自己：“丁知安，不许哭，无论遇到什么都千万不能哭，给自己一份最后的体面。”她心一硬，用了点儿力，硬生生地把鼻头的酸和眼里的湿吞进喉咙，吞进肚子。像有心灵感应似的，陈秋来回头望了一眼丁知安。这一瞬间，四目相对，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眼睛深处那一丁点儿弱弱的蓝。

肖琪原来上班的地方在下半城的解放西路，距离著名的白家馆羊肉店不足百米。每年国庆一过，白家馆开始营业，门口都会挂一排开肠剖肚的羊。知安没课的时候，肖琪就叫她过去玩。有一次，知安路过那里，看到一只黑色的山羊拴在门口的柱子上，它望着那一排已经挂起来的同类，瑟缩发抖，眼睛里正是这种弱弱的蓝。

此刻，知安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被推上绝路的山羊，正心惊胆战又无可奈何地走上断头台。17步阶梯，上去，又下来，他们就不再是夫妻，她就不再是她，他也不再是他了。

走进右拐第二间屋子时，正碰到一对刚办完手续的男女走出来，他们背着书包，都还年轻得像大学校园里的学生。女的边往包里装绿色的离婚证，边愤愤地说：“我恨你，恨你一辈子。”男的眼睛红红的，拿着离婚证的手有点儿抖。

陈秋来目睹他们离去，又回头怔怔地望了一眼知安。知安明白，他是在用眼睛问她：“你恨我吗？你会恨我一辈子吗？”

我好好的生活都被你毁掉了，我能不恨你吗？只是，我





太累了。这一个月来，没有一个晚上能完整地睡上两个小时，眼睛闭上就是接连不断的噩梦折磨，早晨醒来，枕巾上全是寂然无声的头发和隔夜的泪痕。我一个月瘦了15斤，头发掉了一半，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力气来恨了。现在，我只想让这一切快点儿结束，一了百了。知安在心里无声地回答。

填表，交费，交红色的结婚证，领绿色的离婚证，双人合影变成了每证一张的单人照片。简单，顺利，5分钟就完全搞定，比两周前来提交材料时快多了。

他们出来，还是陈秋来走在前面，下楼，有点儿麻木，有点儿释然，脚步却比来的时候更慢了。经过那片树林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，一片树叶无声无息地落在了陈秋来的头上，丁知安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涌了出来。她转过身，不想让陈秋来突然回头看到。正在从包里掏纸巾，陈秋来双手伸过来，左手揽住她的头，右手给她擦泪。丁知安的眼泪越流越多，透过陈秋来的右手掌，“哗哗”地流个不停。陈秋来放弃了为她擦泪，直接把她抱入怀中，轻轻抚摸并拍打她的头。有那么一会，在陈秋来熟悉的气息里，丁知安以为所有的噩梦都结束了，她又可以牵着陈秋来的手，蹦蹦跳跳地回家，回到那张总是散发迷人芬芳的花梨木床上，美美地睡觉。

“对不起，安安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今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记得来找我。”陈秋来把丁知安拉回了现实，她最后深深地、贪婪地吸了一口陈秋来的气息，然后从他怀里挣扎出来，似乎是要彻底逃离那熟悉而安逸的气息。她往后退了一步，在心里默念道：“陈秋来，我们就此分开，今生今世，永不再见。”话到嘴边，还是变成了：“我先走了。”说完，就加快脚步往公园门口走去。

珊瑚公园门口，丁知远、李静夫妇拦住了妹妹丁知安。一个多月没见，知安瘦了一圈，头发又少又短，本来就瘦瘦小小的她，现在就像一根细细的木棍。身上的衣服太宽大了，松松垮垮的，细木棍仿佛快撑不起了，风一吹就要倒。

丁知远和李静的眼睛都红了。李静一把位住知安的手说：“知安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。傻呀你！要不是早晨肖琪打电话告诉知远，我们还蒙在鼓里。打你电话关机，我们就直奔这里来了。”

跟在知安后面的陈秋来看见丁知远和李静很惊讶，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丁知远狠狠地瞪着他，眼睛里像要起火似的。李静转头，对着陈秋来一顿破口大骂：“姓陈的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，知安哪儿对不起你了？你良心都被狗吃去了呀！你自己看看，从里到外，从头到脚，你身上穿的哪一样不是知安给你买的？你不好生工作，成天做白日梦，想发财，下海经商被海水呛了，欠下的一屁股债都是知安一分一分在给你还。你父亲来重庆看病，一住就半年。你妹妹陈春跳来重庆读书，从高考补习班开始到大学毕业，哪一样不是知安在管？”

“嫂子，求你了，别说了。”知安窘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又转过身对秋来说：“求求你，你快走吧！”她的声音都有了哭腔。“走什么走？陈秋来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男人，你为什么这样欺负安安？不给一个说法，我饶不了你。丁家都是有文化的人，他们不屑教育你，怕弄脏了自己。我是没文化的粗人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来帮他们教育你。”李静边说边挥着双手，向陈秋来扑去。知安忙扑上前去，用她小小的身体拦住李静。丁知远和陈秋来两个男人都傻了一样呆站着。

一辆黑色别克轿车从不远处驶来，停在陈秋来身边，又

